

新时期语言文字 规范化问题研究

沈阳 邵敬敏 主编

XINSHIQI YUYAN WENZI
GUIFANHUA WENTI YANJIU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时期语言文字 规范化问题研究

沈阳 邵敬敏 主编

XINSHIQI YUYAN WENZI
GUIFANHUA WENTI YANJIU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沈阳,邵敬敏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081-1

I. ①新… II. ①沈… ②邵… III. ①汉语规范化—文集 IV. ①H1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27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

沈阳 邵敬敏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081-1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 3/4

定价:75.00 元



沈 阳，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讲座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委员会语法语篇分委员会主任，人社部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专家组评委等。已出版学术专著和高校教材数十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级科研成果奖等共15项；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精品教材奖等共12项。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另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20余项。

本书研究成果受到下列国家级科研课题的支持

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动态研究”
(项目号: 12&ZD173)
2. 国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项目(973)子课题“面向网络语言的句法语义分析理论模型”
(项目号: 2014CB340501)
3. 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两岸(含港澳台)语文现状和发展趋势比较研究”
(项目号: ZDI125—20)
4. 国家语委一般项目“面向语文教育的语言文字标准研究”
(项目号: YB125—26)

目 录

序	1
---------	---

总论：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

现代汉语标准语和现代汉语的动态规范观	7
全社会都应关注语言文字规范问题	17
网络时代汉语嬗变的动态观	28

上编：基础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

小学语文教材中儿化词考察	47
小学语文教材中汉字笔画规范问题探讨	62
小学语文教材中偏旁部首名称规范问题探讨	71
中学语文教材学习性词汇体系综合考察	93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修辞格问题考察	109
中学语文教材中标点符号用法的符合性调查	123
轻声词读音的词典标注及若干疑难问题	143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求瑕	152

中编：社会语文生活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

从网络流行语看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与治理	167
网络语言新兴名动形词类转化现象分析	182
网络新兴副词的词义分布模式	198
浅析网络中的新生句末语气词	212

网络新兴称谓语生命力情况探析 227

新时期动词新义考察 240

新兴詈语的非詈化考察 258

指人名词与个体量词新兴搭配情况考察 270

新词群“聚群成分”中的新语素 287

网络语言对标点符号用法的影响和标点符号的特殊用法 298

下编：港台语言现状及对大陆语言文字规范的影响

部分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语码混用现象考察 313

浅谈两岸汉英语码转换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325

普通话和国语句末语气词比较与研究 343

大陆与台湾常用字字形比较 363

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 378

港式中文与语言变异 389

华语社区词的典型性及其鉴定标准 402

后 记 419

序

由沈阳、邵敬敏两位教授主编的《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沈阳来信嘱我写序。我作为他所承担的重大课题《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的顾问，不好推辞。我给人新著写序有个习惯，要求先看书稿，我先进行学习，而后才能思考动笔，以便序文能说到点子上，能有的放矢。沈阳照我的想法做了，立即将书稿电子版发送了过来。我看完书稿，觉得该新著具有二重性——从一篇一篇标题看，是个多人参与撰写的论文集；从前后内容来看，则是一部论述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的论著。全书含总论、上编、中编、下编四大部分，从内容上来看正好形成四大板块，总计 28 篇论文。

“总论”是第一大部分，也是论著的第一个板块“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含三篇论文。该板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学界应该正视的观念或者说理念，即“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建立动态的规范观，即坚持‘排除例外，约定俗成，兼容并蓄’的基本原则”。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科学发展眼光的动态的语言规范观，值得点赞。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的变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人类进入网络化、信息化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变异进一步加速。语言的变异从某个角度说，都是冲着原有的语言规范而来的，为了使语言能更好地服务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人们又必须对语言变异进行适度的干预，加以适时、适当的规范，而且全社会都应关注自己民族的语言规范问题。这种规范当然都会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又毕竟是人为的。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语言的变异始终是绝对的，语言的规范始终是相对的。因此，为了有助于人们的顺畅交际，为了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健康发展，同时为了有助于适度保存能传承一定民族文化、能有利于研究民族语言发展历史的被称为“民族语言的活化石”的方言，更为了能建立起多元、和谐的语言生活，我们必须建立“动态规范观”，必须

“坚持‘排除例外，约定俗成，兼容并蓄’的基本原则”。

上编是第二大部分，也是论著的第二个板块，专门论述“基础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含八篇论文。这一板块从不同方面——“小学语文教材中儿化词收录和规范问题”“小学语文教材中汉字笔画和偏旁部首名称的规范问题”“中学语文教材学习性词汇体系合适度问题”“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修辞格选取和安排问题”以及“中学语文教材中标点符号用法的符合性问题”等，考察、探讨了教育领域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领域的汉语规范问题。这为如何加强中小学语文教材语言的规范、如何优化教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数据。其中，还谈到了辞书的标音、释义问题，将这一内容纳入基础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这一板块之中是合适的，因为“语文学习离不开字典、词典的帮助，学生在识字、阅读、写作中经常要使用字典、词典。不认识的字（知形不知音、不知义），不会写的字（知音不知形或不知义），分不清的字（如字形相近，意思相近），不理解的词，都要查字典、词典。所以字典、词典人们称之为‘能释疑解惑的不说话的老师’。一本好的字典、词典，是学生学习的好老师。辞书的灵魂是释义。词的释义对人们正确了解并运用词语关系极大”（马真《说说目前辞书的释义》，《辞书研究》2016年第4期）。

中编是第三大部分，也是论著的第三个板块，论述“社会语文生活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含十篇论文。这一板块实际是重点考察、探讨虚拟世界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又十分棘手的探究性的课题。

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语言变异加剧，语言生活多变，特别是在虚拟世界的网络语言领域，新词语、新语法现象不断涌现，新语体、新话语风格迅猛发展而又多变，这对丰富汉民族共同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李宇明教授称之为“失掉了语言的羞耻心”的“旧媚洋心态、俗不可耐的言谈举止、标新立异的痞子语言”等不健康、不文明的负面语言现象。这样，语言规范化的一个新课题摆在了语言文字工作者面前，那就是对网络语言要不要规范？如何实施规范化工作？这里更涉及网络文化生态治理问题——如何保护好网络环境？如何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互动氛围？该板块正是试图探讨这些新课题。这一板块虽然如今只是举出了方方面面的现象，指出或者说提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还尚未对网络语言领域的规范问题提出深刻的结论性的意见，但这部分内容对提醒人们关注、探究网络语言领域规范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让人们认识到解决好网络语言领域的规范问题将直接关系到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精神文明、和谐语言生活的建设问题，会起到很好的启迪和

推动作用。

下编是第四大部分，也是论著的第四个板块，该板块专门论述“港澳台汉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含七篇论文。中国的汉语规范化工作，特别是推广普通话、规范字工作，一直以来只是或者说主要是在大陆地区进行。这一板块则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港澳台地区是否也需要考虑汉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如果需要，该如何进行？

众所周知，大陆、港、澳、台的不同是由历史人为地造成的。1949年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陆一直着力于推广普通话、规范字，可是港澳台由于长期与大陆隔绝，又分别深受粤、闽方言和英语的影响，港澳台三地的汉语言文字面貌与大陆虽大同但又各异。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90年代后香港、澳门又陆续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的联系与交流也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港澳台的语言对大陆现代汉语的冲击和影响也逐渐加大。一方面带来了不少新词新语和新的表达法，并逐渐融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涉及汉语言文字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如在媒体上不断出现“汉外混用”“繁简混用”“港台腔调”和“欧式句式”等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这就逼迫汉语言文字工作者要研究、思考港澳台语言文字现象对大陆语言文字使用的影响，以及带来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另一方面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已是既成的事实。需要不需要逐步走向一致或基本一致？如何逐步走向一致或基本一致？更不知何时才能由两岸同人来共商此事。显然，这一板块内容虽然还只是摆些事实、说些问题，但意义深远。

纵观全书稿，汉语规范问题虽是个老问题，但该书稿所谈论的，正如沈阳在《后记》中所说的，“基本上都是新现象、新问题，至少也是新角度、新观点”。因此，该书的出版“不但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对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起到参考作用，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能为相关语言现象研究提供重要启发”。

沈阳教授领导的团队目前不但承担着“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承担着与之相关的其他数个课题。如今推出《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新著，这仅仅是他们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开始，只是一小部分研究成果。可以预期并相信，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进一步就中小学系统的教材和教学语言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对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各个方面，如何建立相对严格统一的标准以利于中小学生掌握好普通话、规范字，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也会就面向网络时代社会语文生活中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通过语情调

研进一步总结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文字、语法、语用、修辞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规律，进而思考对网络语言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与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也会就更大范围的现代汉语使用环境，即港澳台的语言状况及其对大陆现代汉语的影响，预测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文字、语法、语用、修辞等方面在更大范围可能的发展走向，如何进一步深入思考现代汉语语言文字在更大范围里的规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以上是自己看了书稿后的一点心得，权且聊以为序。

陆俭明

2016年11月27日

总论：

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

现代汉语标准语和现代汉语的动态规范观^{*}

沈 阳

现代汉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现代汉语就是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那么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怎么形成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后是不是就不再发展变化了？当前在推广和使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特别是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和树立现代汉语动态的规范观？本文将主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

1.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任何一种民族共同语，都既包括书面共同语，也包括口语共同语，前者是文字记载的书面语言形式，后者是口耳交际的口头语言形式。在现阶段，现代汉语的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已经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所谓的“言文一致”“怎么说就怎么写”。但从历史上看，汉语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可以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也是通过不同的路径最终才“殊途同归”的。

1.1 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的形成过程和“白话文运动”

汉语的书面语，即用文字记载的汉语，最早的当然是甲骨文。但甲骨文只是一种文字形式，用甲骨文书写的那些简单的语句显然还不具备书面共同语的性质。稍晚些

^{*} 本文原为《现代汉语》（沈阳、郭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的一节，此次收入本书时有修改和补充。

的文献，如西周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已经开始反映出明显的南北方的不同地域特点和不同时代特点，但就在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以今洛阳（原称“成周”）一带方言为基础的汉语书面共同语形式，当时称作“雅言”（即“夏言”）。《论语》中就有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记载。把“雅言”写下来大概就是最早的汉语书面共同语了。前面说过，在汉语长期发展过程中，书面语反映口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诗经》中的“国风”是根据民间诗歌记录整理的，《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所说的话，因此都肯定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但汉魏以后，写文章的人往往有意模仿先秦的这种书面语，逐渐就形成了跟后来的“口语”越来越远的“文言文”，而且文言一直在汉语书面语中占据统治地位。文言文虽然长期具有汉语书面共同语的性质，但却也因此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懂的一种“共同语”，这种书面语的所谓“共同性”当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书面语中跟“文言”相对的则是“白话”。在一些民间流传或接近民间的作品中就常常记录下这些更接近历代口语的书面语。如南朝产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晋的轶闻趣事和名士言行，其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当时口语的痕迹，如“我是李府宗亲”“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类句子，显然比文言更接近口语。六朝甚至更早就开始翻译佛经，佛经要以群众为宣讲对象，译文中也就有许多非常接近口语的表达。唐和五代的说唱文学“变文”在寺院盛行，用有说有唱的“俗讲”宣传佛教故事和历史传统，这种变文和俗讲的白话程度就相当高。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一些当时的契约文书，由于写这些文字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也常有白话的痕迹。《禅宗语录》是禅师的问答记录，属于口耳传习的内容，自然很接近口语，如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祖堂集》中就有“书上说，‘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师兄在彼中堕根作什摩？千万千万，速来速来”的文字表述。而到了宋朝建立“道学”，讲学之风甚盛，更是都采用比较通俗的口语，著名的《朱熹语录》就是非常接近当时口语的书面语作品。到了12—13世纪的宋末元初年间，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南宋末年的“话本”作为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大部分通篇白话，以后的诸宫调、南戏、杂剧、散曲中都有大量白话。元末明初开始出现长篇小说，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也有地域特色，但都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写成的。到晚清时白话文小说更是充斥民间，白话文还被非北方区的人用来写作，到这时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即白话文就已经基本成熟了。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喊出了“废除文言文、提倡

白话文”的口号,《新青年》还最早发表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正式宣布在学校全部停用文言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教科书,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全部改用白话文教学。由此终于使得白话文取得了正式文学语言的地位。因此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标志着现代汉语的书面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1.2 现代汉语口语共同语的形成过程和“国语运动”

汉语口语共同语开始出现雏形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但一般说要比书面共同语晚。不过在汉语史上,北方话一直在事实上处于口语共同语的地位。“雅言”(即“夏言”)就是以早期的北方话为基础的口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因此就必须得有一种能通行各地的口语才可能让更广大地区的人都能听得懂。孔子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很多地方,因此他在讲学时就只能使用“雅言”。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汇学著作、西汉扬雄编纂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不但记载了当时各个方言地区的不同词语,也记录了一种“通语”,可见当时就已有通行于各地的口语共同语形式。

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原因,北方话的口语一直在汉语中具有优势甚至占统治地位。1153年金朝迁都于北京,及至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的口语也逐渐成为最有影响和最具权威的一种北方话口语。元代周德清于1324年所撰音韵学著作《中原音韵》就提到“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所说的“中原之音”就包括当时的北京话“大都话”,因此当时的北京话也被称作“天下通语”。元末成书的供外国人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句子“你学了多少时节?——我学了半年有余”“你说的也是,各人都有主见”,就反映了当时北京话的口语。虽然在明朝之前汉语有南北两种官话口语系统,其中南京官话的影响甚至还大于北京官话,但到了明朝之后,北京话的口语就逐渐取得了正统“官话”(全民通用口语)的地位。明代官场北京官话普遍通行,以至于有人干脆忘记了自己的方言,《明史》称之为“不操乡音”。北方话向南方方言的渗透,也表现为官话的语音成为与当地方言的“说话音”不同的“读书音”,即“文白异读”。如吴语中“大”,就有[du](大小、大人)和[tɑ](大衣、大学)两种读音,后者明显就是受北方话影响产生的。1728

年清朝雍正皇帝还曾下令，所有官吏必须掌握官话，而且在方言最重的广东、福建建设“正音书院”，同时还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这些都说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早就具备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性质。

当然当时通行各地的官话并不“标准”，大多都夹杂着各自的方言音，所以又被称作“蓝青官话”。到清末，民众中“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语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19世纪末期开始，许多有识之士还纷纷创制出拼读“官话”的字母符号。1913年蔡元培主持国民政府教育部时就制定和颁布了汉语的“注音字母”，并逐一审定汉字读音，以后又把“言文一致、统一读音、推行国语”作为政令施行，并正式确定国语标准音是北京音。上述这些也就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国语运动”，并由此使得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最终取得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国语运动”是标志着现代汉语的口语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共同推动下，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最终形成。这种统一了口语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的现代汉语的共同语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5年，被正式命名为“普通话”。

2. 建设现代汉语标准语的任务

确立了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当然并不等于建设民族共同语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和严重方言分歧的社会里，建立全民族甚至全社会通用的共同语，或者说建立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语言文字建设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而要使现代汉语不但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成为我国的官方语言和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而且也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广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同时也要认真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解决好社会语文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

2.1 建设民族共同语的一个任务是“推广”

所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当然都必然要经过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比如汉语的北方话一直被称作“雅言”“通语”或“官话”，这种类似汉语共同语的性质主要就是自然形成的。不过真正要使得全社会都普遍使用一种民族共同语，单靠社会的自然选择是